



苏绣与绣娘

——由苏剧《绣娘》想到的

傅瑾

在江南地区,苏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称,天堂之美是以这个古老城市的物与人为载体的,苏绣就是最能体现苏州之美的物产之一,而苏绣之美的缔造者是无数平凡的绣娘。最近,苏州市苏剧团以新剧目《绣娘》把苏绣之美和苏绣之美的创造者苏州绣娘搬上了舞台。晚近数十年来与苏剧《绣娘》相似的戏曲新作品数不胜数,透过这部新作,我们当可发现并思考当代戏曲创作中的一些极具普遍性的现象。

当代戏曲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出现良好发展势头,却又迅速滑落低谷,部分陷入困境的戏曲剧团开始寻找社会资助,于是出现一批特殊的“行业戏”,这类剧目既是为特定行业创作,从编剧到舞台表现各环节,都很容易不同程度地围绕如何宣传该行业的诉求展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行业的软广告。重提当代戏曲发展进程中这段并不让人愉快的过往,是由于像《绣娘》这种类型的作品,很容易滑向行业戏的渊薮,但李莉的剧本不是这样的,王芳主演的女主人公秀英也不会这样。但苏剧《绣娘》不只是渲染苏绣这一苏州特产之精美的宣教品,戏剧的重心是绣娘;苏剧《绣娘》将苏绣作为背景,形象地写出了苏州绣娘对工艺的终极追求,而因其不懈努力为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美绝伦的绣品,又与绣娘的人生相映衬时,就给了这部戏赋予了理与情融为一体的戏剧性,也因之具有既令人感动又给予人们启迪的丰富内涵。

苏剧《绣娘》是以苏绣为题的,但其主线实为成秀英从一个俗称“独头”的性格孤僻的刺绣大师转变为众绣娘的“大众闺蜜”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主人公心灵的解放史,又是她的绣艺的突破史。秀英年轻时痴迷于苏绣工艺,新婚燕尔就决心拜师学艺,离开了温暖的小家。然而,学成归家后第一次外出卖绣品,她花费两年心血熬出来的满满一筐精心绣制的产品却被人用假币骗走,给她造成的巨大打击,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从此之后她就完全沉浸在以苏绣的天地里,然而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潜心于绣斋之中刻苦磨砺钻研绣艺只是一种表象,真正让她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是心理上的创伤。她因为被骗而久久不能释怀,把这一偶然的坏事行化为对世界、对旁人的怀疑与失望;而她在苏绣技术上的优势地位,也成为她高傲与冷漠地和无数以苏绣谋生的绣娘们保持距离的借口。她看似避世独立



地投身于绣艺,实质上却是用避世的方式躲闪可能发生的再次伤害。这是民间俗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普及型的舞台版,但又是独特的绣娘版和成秀英版,她的行业与境遇给了她更多理由和更好的借口,让她自我作茧,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这个“防蚊虫防臭”的小天地里,她关闭了和大千世界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锁闭的是她的心。而恰是由于对世人的不信任与恐惧占据了她的无意识,使她与家人疏离,与苏绣这个行业疏离,也与构成这个行业之基础的无数普通绣娘疏离。

当然,由于成秀英作为绣娘的特殊身份,她走出自我封闭的方式亦与常人有所不同,在剧中秀英经年观摩师傅留下的绣品,苦思冥想却总是无法在技艺上有突破;尽管在一般的绣娘眼里她的技艺已经达到众人遥不可及的地步,她早就被评为一代人眼里的“大师”,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还难以真正表现出苏绣最为内在的精华。如她所唱的那样:“甘将绣坊作囚笼,不问春夏秋冬。太湖水波绣来易,偏是水韵总迷蒙。”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的环境里,成秀英也不能,她终究要遇到现实的挑战,她对世人的拒斥总是会激起反应,恰恰是家人和众位普通绣娘对她的责难,为她进入艺术更高的境界打开了通途,当她走出了小家,融入太湖的美景之中时,她才在这里获得可贵的顿悟。

成秀英最终懂得了人生和刺绣最为内在的关联:“绣为心,纳天地神韵,人为术,融世俗俗灵”,这两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

而这也就是她在离家求艺的三年时间里想学而又学不到的,师傅教给她的不只有技术,然而,对苏绣更为意蕴高远的理解,却需要她自己在人生中去领悟。历经沧桑,她才明白师傅说苏绣是“众生的艺术”的含义,这是主人公秀英出师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无法真正理解师傅所指点的苏绣的真谛。恰如剧中所写,只有当秀英重新回归亲人和邻里的怀抱,回到尘世以及回到芸芸众生之中时,她的绣艺才真正达致化境。

这样的构思是双关的,这部苏剧新作将成秀英心灵的自我解救和她绣艺的提升交织在一起,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借此,苏剧《绣娘》不期然地踏进了一个新领域。此前的戏曲作品很少涉及成秀英这类精神自闭现象,当然也不可能去正面关注与描写自闭者如何勇敢地走出心灵的牢笼,但为自闭开解药并不是编剧应完成和能完成的任务。戏剧虚构的人物的经历与命运探讨人类的各种可能性,苏剧《绣娘》亦将对人精神层面的关注与对艺术的理解植入同一个事件。尤其是因主人公的自我救赎同时又与她所毕生追求的绣艺相关联时,她们就发现了从技术到艺术的人类精神创造更深刻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绣娘》的编剧是有其新发现的,她们为成秀英获得新生安排了一条通道,并且有意无意地触及了艺术最为深邃的道理。

归根到底,戏剧是对人的表现与探索,只有注目于人性的各种层面,才能有真正杰出的戏剧作品。伟大的艺术是由有感情的

人创造的,同样,艺术上的至境界在终极之所与人性人情相通,只有回归尘世,拥抱众生才能不断登上高峰。

苏剧的前身苏州滩簧有悠久历史,并且在江南一带广泛传播,各路滩簧的风格自有差异,尽管未必全都源于苏滩,但至少都深受苏滩影响。苏滩是中国传统说唱艺术中的重要一枝——滩簧的代表,并且早就登上了江南一带的戏曲舞台,深受欢迎。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滩一度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由江南一带的滩簧转化为舞台剧的多个戏曲剧种中,苏剧是衰落趋势即使不是最严重的,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们无法深究苏剧衰落的原因,但至少可以排除演出市场竞争这一理由。昆剧在20世纪40年代几乎面临绝境时,曾经依托苏剧保留了珍贵的火种,多位“传”字辈艺人就是因搭苏剧的国风戏班而渡过了难关,并且最终因创作了名满天下的《十五贯》,成为当代昆剧复兴的重要契机。近年来,在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得主王芳的带领下,苏剧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天道往还,昆剧借王芳反哺苏剧,从获得“文华大奖”的《国鼎》到《绣娘》,苏剧就此呈现出复兴的迹象。

不过,恰如《绣娘》所表达的意旨,苏绣不仅是令人瞻仰的精美艺术,它还是让数百家企业受益并且每年创造了300亿产值的产业,苏剧也应该如此。苏剧和苏绣都是《绣娘》所说的“众生的艺术”,愿苏剧重新回归现实,拥抱观众,也愿《绣娘》继续打磨,成为苏剧的复兴新的台阶。

曲艺戏剧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浅谈曲艺剧《盐阜往事》

浦海涅

曲艺剧《盐阜往事》本剧无论从选材、编剧,还是故事结构来说,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舞台形式方面更是让曲艺和戏剧有机结合,也堪称是一种创新,整场演出自然流畅,有高潮、有亮点,不失为近年来一部较好的革命题材戏剧。

曲艺剧《盐阜往事》是目前江苏省首部曲艺剧,曾先后入选中国文联2021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资助项目、江苏艺术基金2021年度大型舞台艺术资助项目,并参加2021年江苏省基层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获得过盐城市政府文艺奖、盐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本剧的时代背景设定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挺进盐阜地区,在当地坚持敌后抗战,剧中以孤儿小山子、童养媳芦花、新四军女战士兰欣等一组革命中的“小人物”的成长经历,讲述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大年代中,新四军战士在盐城坚持敌后抗战的故事,再现了“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军爱民拥军的根据地图景。本剧从第一场“荡里来了新四军”,介绍人物展开剧情,到第二场“军民团结鱼水情”,小山子和芦花通过华东鲁艺小分队的宣传和饱受日寇蹂躏的民众哭诉,对“解放”有了新的认识,再到第三场“荷花荡里保夏粮”,小山子立功后向芦花介绍新四军的军旅学习生活,引出第四场“不辱使命上海滩”,小山子和芦花上海滩演双簧,智斗军警,第五场“英雄魂断北秦庄”,本剧的气氛终于达到高潮,第六场“荷花荡里喊魂声”,则是通过根据地民众的“喊魂”,展现对烈士的怀念,最终激发了芦花继承烈士遗志,走上革命道路。纵观全剧,初识新四军——人民初觉醒——战斗中成长——立功上海滩——魂断北秦庄——芦花继遗志,主人公小山子和芦花的成长经历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剧始终,不断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本剧的可取之处。首先是形式上的创新,这无疑是本剧的重要亮点。曲艺剧,顾名思义,就是用曲艺的方式达成戏剧的效果,它是曲艺和戏剧的结合,用多种曲艺形式来完成一个戏剧表达,戏剧是纲,曲艺是目,纲举目张,融为一体。剧中汇集了盐城大鼓、盐城三人花鼓、道情、方言快板、苏北民歌等丰富的本地曲艺形式,又在有关场景融入了北方吹打、双簧、相声、评弹等曲种,全剧共有19个曲种,她们有的各自成篇、独立成章、别具特色,载歌载舞,共同推进剧情的发展。盐城市盐都区群众文化艺术馆、盐城市淮剧团两家单位的青年演员的精彩演绎,既令观众耳目一新,同时又给舞台增加了活力,可谓是曲艺戏剧化的一次有益尝试。曲艺戏剧化,其实古已有之,在过去曲艺和戏剧的分界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往远里说,从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戏曲发展初

期很多都有过桌台坐唱的阶段,甚至我们可以说早期坐唱的形式堪称曲艺和戏曲这两种艺术样式共同的母亲;往近里说,清代以来,江浙地区流行的滩簧体系的很多剧种,发展之初就是坐唱形式,和曲艺的区别就在于两者是第一人称叙事还是第三人称叙事,是否分角色演绎等等,直到民国以来,受到中外成熟剧种的影响和规范才最终变得分野明显。而今天,曲艺剧《盐阜往事》的搬上舞台,既可以看做是一次新形式的探索与尝试,同时也可以看做是对早期传统的回归与致敬。

其次,曲艺剧《盐阜往事》中对于主要剧情的选取也颇见功力。这部曲艺剧,演的是小山子、芦花们的成长史,但其背后展现的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盐阜地区的抗战史。新四军挺进苏北、盐城重建军部、建立抗日根据地、华中鲁艺死难烈士……这一系列盐城人耳熟能详的历史经历,抗日救亡、减租减息、统一战线、妇女解放等一系列充满时代特征的关键字,在一部剧中能够充分完整地得以展现。尤其是1941年夏天,以邱东平为代表的华中鲁艺的一批师生在建湖县北秦庄壮烈牺牲的故事,之前就被创作成电视剧《喊魂》、淮剧《北秦庄之恋》、舞剧《烽烟桃花飞》、音乐剧《华中鲁艺记》、杂技剧《芦苇青青菜花黄》等剧目反复歌颂,这次《盐阜往事》同样选择了这段故事,用曲艺剧的形式演绎,同样演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这足以说明它本身具有较强烈的影响力、吸引力和震撼力,也是本剧的高潮所在。

最后,落到具体的剧本创作上。曲艺剧的难,既在舞台演出过程中的戏曲与曲艺两种形式“跳进跳出”,又在对这十九种各地曲艺文本创作的融会贯通。早在抗战时期,华中鲁艺人就一直致力于以笔为矛、以歌为枪,融合运用了盐阜地区的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他们还将盐阜地区的一些曲种进行了革新和改良,在形式上、内容上、曲调上都做出创新和优化。而在这部歌颂华中鲁艺人的新剧中,各种曲艺的文本创作则又显得尤为重要。本剧中涉及到的盐城大鼓、盐阜说唱、三人花鼓、道情、快板、荡湖船、打莲湘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盐阜地方曲种以及北方吹打、双簧、相声、评弹等外来曲艺样式,剧本唱词文本创作必须各具特色,恰如其分,从目前的演出情况看,本剧的文本把握上还是颇见功力。

当然,该剧在立意的深度、戏剧的矛盾冲突、形象的典型性、戏曲化与生活化的处理、舞美的写意化追求等方面还有继续打磨的空间,相信这些问题解决后,这部作品的舞台呈现会更为精彩。总之,曲艺剧《盐阜往事》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曲艺戏剧化的舞台新形式的勃勃生机,看到了曲艺与盐阜大众之间的情感关联,看到了创作者从历史出发,从生活出发又再次回归时代,融入生活的不懈努力。在此,真诚希望该剧能够成为当下革命题材戏剧创作中一部值得铭记和常演常新的优秀作品。

生活就是一朵花开的历程

丁国超

喜欢在安静的夜晚写作。煮一壶茶,放一首舒缓的音乐,茶香与轻柔的音乐交相辉映,缓缓而慢慢。于是,一天的所见,也会在心中徐徐展开,如同回放一场生活的电影,快进、定格、再快进、再定格……平凡无奇的生活,便会行云流水地在笔尖,开出一朵花来。

我很享受这样的写作,也同样享受这样的生活。

纷繁人世,芸芸众生,很多人会被生活中的失意困顿、逆境低谷所困扰,所折磨,以致不能自拔,痛苦难忍。其实,于我而言,生活中的

一切相遇,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因为写作,让我拥有了感知美好与幸福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时无刻不滋养着我的心灵生活。

譬如,看到一朵花开,甚是欢喜;看到一朵花落,也无惧悲伤。花开成景,花落成诗,生活中的花开花落,皆是幸福而美好的诗意绽放;

譬如,清晨和一只麻雀共进早餐,看着它由疏远到亲近,在脚下悠闲觅食,清淡的时光也就充满了爱、温馨与幸福的底色;

譬如,买菜做饭,炒出清淡菜

香,于平淡朴素的生活里,品出幸福的回甘,欢喜于寻常;

……

一幕幕平凡简单的生活画面,原来蕴藏了如此丰富的美的元素。如此,自然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生活中的一景一物、一事一人,也就充满了幸福而美好的可能。这种可能的转化,便是拥有一颗慈悲智慧的心。世界如我,心灵如镜,心的容器广阔与明亮,所遇一切,皆风轻云淡,万般温润与美好……

所以,一棵绿萝,一株白杨,一丛匍匐于地的小草,便是生活寻

美、渐次修心过程;一弯月亮,一杯温水,一个日渐模糊的屋顶,便是温柔岁月、追寻点滴的幸福之旅。生活中的一幕又一幕,在缓缓流淌的文字中,慢慢开出一朵柔软善意与智慧的花来。

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更是一种感知美与幸福的心灵成长历程。

一切过往,皆是未来之序章。生活有美,愿每个人都能有能力,从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里,感受到心灵的喜悦与幸福,然后渐次,开出一朵细腻而美好的生活之花。

繁荣书单



丁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

《白话胶囊》

简介:本书是当代被称为“现象级”作家、艺术家的丁捷,对多年思想、情感和才华的收集成果,秉持“哲学不能太玄乎,艺术不能太高傲”的态度,丁捷从自身认知、经验出发,将日常生活中零碎的感悟与灵感火花进行记录、汇集,其中对世相百态的犀利道破;对日月人情的解语打趣;对对个人经历的回望追忆;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探索发现;也有对生活自我的超脱开悟……丁捷把哲学智慧的真知灼见、文艺才情的精华荟萃,以三言两语的冷幽默白话,浓缩成心脑大补的胶囊,字里行间都是智慧和治愈的温度。书中还收入大量丁捷的绘画作品,图文并茂,是这部作品兼具的阅读快感与美感,也是丁捷在以多样的方式给到读者的别样的文心载道。